

革命斗争故事

红色风暴

10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紅色風暴

第十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紅色风暴
第十集

*
江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南昌市三津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01992

开本：787×1092 纸 1/32·印张：6 1/4·字数：117,000

1960年5月第一版

1960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118

统一书号：10110·250

定价：(6)五角一分

内 容 提 要

“紅色风暴”第十集刊登了刘俊秀同志新近写成的革命回忆录“生死斗争三个月”。这篇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作者一九三六年在甘肃、青海地区对敌斗争的机智英勇的故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的革命品德。同时，还刊登了罗孟文同志新近写的长篇回忆录的一部分——“斗争在楊贊红区与白区”。这也是一篇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回忆录。

“紅色风暴”第十集的另一个部分，是反映赣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特辑。这些作品反映了貴溪、余江、万年、横峯、弋阳、景德鎮和上饒等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面貌；同时，其中不少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刻画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方志敏同志的形象。

目 次

生死斗争三个月	刘俊秀 (3)
斗争在楊贛紅區与白區	罗孟文 (61)
貴余万起义	中共上饒地委續东北革命史編纂組 (82)
紅旗插上了瓷都	中共上饒地委續东北革命史編纂組 (89)
三打橫峯縣	中共上饒地委續东北革命史編纂組 (95)
紅十軍情況的片斷回憶	中將 吳克華 (98)
一网打尽	黃元庆 (103)
夜襲周坊	黃元庆 (108)
酒醉翁志高	中共貴溪县委革命斗争史編纂組 (113)
一战三捷	中共貴溪县委革命斗争史編纂組 (120)
湖塘張家战役	中共貴溪县委革命斗争史編纂組 (122)
南瓜棚的故事	中共貴溪县委革命斗争史編纂組 (127)
七星尖大捷	中共弋陽县委革命史編纂組 (131)
被 捕	穆 敏 (135)
营 救	穆 敏 (146)
随方主席同行七月	張远福 (160)
播下革命种子	周忠汉等 (167)

- 在怀玉县 姜婉香口述(171)
天亮前后 周忠汉等口述(175)
苏区扩军记 姜婉香等口述(179)
夜袭三都 董谷雄(182)
“新式”武器的故事 余金富(187)
摆渡姑娘 罗宁(191)
方志敏摘荷花 安祥富(195)

生死斗争三个月

刘俊秀

一九三六年十月間，紅四方面軍勝利地走过了草地，到达甘肃省会宁县，我紅軍主力一、二、四三个方面軍在会宁县大会师。从此，中国工农紅軍結束了有偉大历史意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会师以后，張国燾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搞块地盤，更有資本进行反党反中央，称王、称霸，竟瞞上欺下，利用他当时担任紅軍总政治委員的职权，假冒中央名义，提出了“占领甘、青、宁三省，創建甘、青、宁抗日根据地，与新疆、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联系，打通国际路綫，使紅軍得到苏联支援”的口号，并擅自命令紅四方面軍渡黃河西征。当时，我紅四方面軍所属五軍、九軍、三十軍就是在張国燾这种錯誤路綫的指导下，从甘肃省会宁地区出发，在靖远县，渡过了波濤汹涌的黃河（四軍、三十一軍因被胡宗南部队截断，未过黄河），組成西路軍，开始西征。

西渡黃河之后，我西路軍英勇善战的全体指战員，当时以为这种行动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因此，无论在

战斗中或行軍中，人人都充满着活力，斗志昂揚。在与馬步芳、馬步青、馬彪、馬祿等敌軍連續的战斗中，打垮和消灭了許多敌人。我軍节节胜利，敌人步步潰退。在这种胜利进军的形势下，我紅軍相繼占領了永昌、山丹、臨澤、高台等县城。紅軍每到一地，即向广大群众宣傳我党我軍抗日救国的政策，发动与組織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組織工会、农会、抗日救国会，实行減租減息，广大群众在經濟上得到了利益，在政治上得到了自由解放，使他們認識到紅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因此，凡是紅軍經過和占領的地方，有許多青壯年踊跃地参加紅軍，广大群众积极地帮助紅軍帶路、送情报、送粮草、抬伤兵等。

但是，由于西路軍在政治上、軍事上脱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線，在張國燾右傾机会主义路線的指导下，最后終于蒙受了重大损失。这是以后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另外，在軍事指揮上，有少數干部，在取得初步胜利的面前，产生了輕敌麻痹思想，在我軍节节胜利，敌軍步步敗退的有利形势下，沒有采取运动战的方針，沒有在运动战中，爭取主动，調动敌人，分散敌人，选择敌人的弱点，集中我优势兵力，首先消灭敌人一路和几路，以达到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然后占領城市的目的，而是占領一城一池，分兵駐扎，固守据点，使我軍占領地方越来越多，兵力越分越散，越分越小，这就便利了敌人爭取时间，整頓与擴大部队，准备粮草彈薈，选择我軍的弱点，集中其主力向我

軍反攻与进攻。这对于西路軍的失敗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我們自占领永昌、山丹、临泽、高台等县以后，地区相隔三、四百里，兵力非常分散，而馬步芳、馬步青、馬彪、馬祿等匪軍一面派一部分兵力牽制我駐永昌、山丹地区的紅軍主力，切斷永昌、山丹通往临泽、高台之間的聯絡線，一面集中主力，攻打高台、临泽。因此，在战斗中，我軍虽然經過多次反复冲杀，进行残酷的白刃战，但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終于使高台、临泽两县城被敌人攻破，相继失守，我紅五軍，在高台战役中，遭到很大的损失。紅九軍从永昌、山丹地区調来增援临泽、高台地区紅軍的时候，又遭到敌人的伏击，也受到不小損失。自高台、临泽失守以后，我西路軍已开始处于被动地位。这时，曾接到中央命令，要西路軍到兰州附近駐扎，一面支持張學良、于学忠、楊虎城繼續坚持逼蔣抗日，另一方面，对于我軍繼續消灭“五馬”匪軍，可以得到友軍——东北軍、西北軍的帮助与支持。当时，我紅西路軍都在倪家園子、西洞堡地区集中，准备向东行动，回师兰州地区。但敌人調集兵力，向我們追击。在西洞堡打了一仗，我軍击潰敌人騎、步兵八个团，消灭敌人三千多人，俘虜敌人八百余，繳获枪支三千余支。由于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西路軍个别主要負責人对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錯誤的估計，他对全体指戰員說：“不在这个地区消灭‘五馬’匪軍，誓不为人，也是西路軍的耻辱。”因此，又决定回师西进，不执行中央将西路軍調回兰州地区的命令。在回师西

进时，敌人增援大批部队，集中兵力在倪家园子等地区，将我军包围，经过几次血战，我军不得不组织突围，杀出倪家园子，转战于沙河。匪军又调集几个旅的兵力，向我军追击，在倪家园子和南流沟经过連續的浴血苦战，我军伤亡很大。我军又组织星夜突围，转战于黎园口，且战且退，退到祁连山，在祁连山的战役中，我军又遭到很大损失。这时，我军主力只剩下红三十军的两个主力团，加上红九军、西路军司令部、政治部直属部队，约有三、四千人。为了调动和分散敌人的兵力，当时，西路军军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许多人数不等的小游击队和游击支队，四出活动，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迷惑敌人，掩护红三十军两个主力团向新疆转移。我当时被派在一个三百五十多人的游击队里，担任副政委兼总支书记。下面记述的就是这以后三个月中，我们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一段回忆。由于年代已久，又无文字记载，难免有记述不完全之处，望了解情况的同志补充指正。

与曾日山支队会合前后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来到了，可是祁连山一带没有一丝春意，仍然是一望无际的冰雪，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我们支队临出发前，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同志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向东活动，通过青海到中谓、宁夏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如果在那里万一不能立脚，可以带领部队渡黄河，到陕北找红军。根据李卓然同志的指示，我们当时十

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苦而光荣的任务，馬上將各部門抽集的三百五、六十人，編為四个連，成立游击支队，按照既定的方向开始疾进。

我們这个游击支队的干部和战士，绝大部分是从西路軍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門抽調來的伙夫、馬夫、勤務員等同志，战斗兵很少。由于雪吹风号，天气寒冷，同志們的衣衫又褴褛单薄，都冻得紧抱胸口，縮着脖子。但大家頂着寒风酷雪，咬緊牙关，繼續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坚持前进。一連行軍十多天，我們支队全体指战員來到了黑河口附近。原計劃冲出黑河口，一直經洪水县向中謂、宁夏方向进发，但是黑河口已經被敌人占据，安下碉堡，层层封鎖，警戒森严。黑河口是青海通往洪水县的一个要口，敌人一占据这个口子，就切断了我們的去路。我們到达距黑河口七、八里路的地方，支队侦察員向当地老百姓調查回來說，走在我們前面的兩支游击队，在冲过黑河口时，绝大部分同志被敌人打死或俘虏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們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避免牺牲，立即改变了行動計劃，轉头向西行动，准备通过青海到新疆去。

我們沿着山谷西行，举目所見，都是高山峻岭，群峰矗立，綿亘千里，漫山遍野都复蓋着白皑皑的深雪。西行數日，不見一戶人家，也不見飞鳥走兽，只是茫茫一片雪海。我們咬紧牙关，披冰戴雪一步一滑地向西前进，走了两天，我們帶的干粮都吃光了。这时，又找不到人家，搞不到粮食，饿得实在沒有办法，只得将三四駄行李的驥子

全部杀了充飢。

我們在这雪海茫茫的藏民游牧区里，白天黑夜行軍，沿途沒有村庄，只遇上极少数的羊篷子，沒有买到一点糧食，大家又冷又餓。在这严峻的时刻，有一部分干部和战士，流露出一股失敗的情緒。但經過耐心地說服教育，失敗情緒很快消失。然而，当时有少数意志不坚定的干部竟向支队部提出意見，要把所有的战士遣散，光組織干部游击队小組，四处分散活動，以縮小目標，避免被敌人發現。当时，我和另外一些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錯誤意見，認為，这样作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放棄战斗任务，把亲如手足的战士送給敌人屠杀，这会给革命带来无法弥补的損失，是一种犯罪行为。

記得，当时梁英才是坚持分散行动的主角。有一天，他找到我，用責難的口吻問我：“老刘，你为什么不同意分散活動？西路軍这座大泰山都倒了，难道我們这些小芦葦草还能頂得住天嗎？”

他这些无耻的恶言，頓時激起我莫大的憤怒，我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說：“同志，你要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西路軍虽然暫時失敗了，可是河東主力紅軍（系指陝北紅軍）还保存着。必須認識，西路軍失敗，不是整个革命失敗，目前形势，对革命更加有利，我們游击队繼續堅持斗争，也正是配合河东主力紅軍的行动。別小看芦葦草，有根的芦葦草是不怕风吹雨打的，我們的根就是千千万万工农劳苦大众……”我換了一口气，又接着說：“我

們干的是革命，革命不是單看大局，不是作投機生意，不論勝利或失敗，我們都應該保持共產黨員的英勇奮鬥、不怕流血犧牲的高貴品質。假如只剩下我一個人，我还是堅持下去，鬥爭到底，永不叛黨。”

當時，我堅決反對梁英才主張遣散士兵，分散隊伍的“逃跑主義”。由於他的目的沒有達到，他在第二天行軍時裝病，开了小差，當了革命的逃兵。

我們支隊的全體同志們忍飢抗寒，繼續向西行軍兩昼夜，忽然得到消息：曾日山等同志領導的游击支隊，距我們這裡只有五、六十里路。當時，我們真是象旅行在浩瀚的大沙漠中，突然發現綠洲一樣興奮。因為這個支隊的領導人和干部，大部分是西路軍司令部、政治部長、處長、科長一級的干部，領導力量很強，又有上千名身經百戰、殺敵勇猛的老戰士，武器齊全，我們與他們會師再好不過了。我拿定主意，便向支隊長和政治委員提出建議，立即和他們會合。支隊長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但是政治委員却不同意會合……。

當時，為了爭取時間，爭取多數同志贊成會師，我立即向全體指戰員高聲說：“同志們：據老百姓說，我們離曾日山同志領導的游击支隊，只有五、六十里路，他們人數多，武器好，領導強，力量大，和他們會合以後，就更有利於對付敵人，打擊敵人，你們贊不贊成？如果贊成會合，請大家舉手。”

我的話音剛落，支隊全體指戰員就哄的一聲，都把手

举起，異口同聲地高嚷：“我們堅決贊成會合！”

同志們迅速整理好队伍。大家都忘記了飢餓，抖擻起精神，沿着山谷浩浩蕩蕩地向西前進了；凜冽的寒風，在勇士面前也象失却了威力。

我們和曾日山同志領導的游擊支隊會合了。

會合後，我們這個支隊和他們的支隊合編在一起，一共有千多人。我和其他幾個干部，都編在干部大隊。

敵人進攻與我的脫險

經過幾天的休整，我們又整隊繼續西行，在冰天雪地里，深山野嶺里跋涉了十多天，來到了紅瓦寺西南二、三百里路的地方北川門。當時因為隊伍的糧草已經斷絕，無法前進，軍分會即傳下命令，要在這裡駐扎儲糧，作好行軍的準備，待命繼續西進。駐扎後的第一天，我們支隊就找到在這一帶放牧的牧民，買到了一百多只羊。大家把羊宰殺了充當糧食，并準備前進的干糧，整整忙活了一天。到第二天，干糧已經準備妥貼，只等上級開拔的命令了。這時支隊部負責同志由於考慮到同志們連日行軍太疲勞，決定再休息一日出發。不料，就在第三天的上午，馬祿匪軍的一個騎兵旅突然追蹤而至。

在三月二日上午十時左右，馬祿騎兵旅向我軍發動猛烈的進攻。儘管敵人輕重機槍不停的狂吼，嗖嗖的子彈橫扫，馬刀飛舞亂砍，但我們的干部和戰士仍然英勇沉着應戰。當敵騎朝我方飛奔過來時，一聲沖殺號令，我們的戰

士象出山的猛虎，扑向敌人，挥舞着刺刀，眼里冒着复仇的火焰，和敌人拚杀。刺刀在白雪的反映下闪光，杀声震撼着山谷，敌人数次冲锋都被杀退。但是，由于敌人人多，又全是骑兵，运动比我們迅速，經過数小时的浴血苦战，我軍阵地終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被敌人占领。我們的大部分同志，有的在战场上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的被俘虏了，只有极少数的同志冲出重圍，进入深山密林。

我爬上一个悬崖陡壁、怪石嶙峋的地方，敌人骑兵无法上来，才算脱了险。然后，我独自一人，扒雪踏冰，朝山顶上跑去，气喘咻咻地赶到山顶时，天已大黑了。

山顶上一片漆黑。我借着闪闪的星光，举目眺望，满山都复盖着厚厚的白雪，一望无边。雪浅的地方没膝盖，深的齐腰。这时，狂风怒号，卷起无数雪团，象无数根钢针，刺着我的脸，我头上戴的虽是一顶有耳捂的皮帽子，可是眼睛、鼻子、嘴巴都露在外面；眼眉和睫毛都挂上了一络络的冰碴，鼻孔下面则留下两道小沟沟。两个袖口灌满了冰雪，双手冻得活象一对红萝卜，脚腿上冻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里面的毛毡脚和綢腿，都是硬邦邦的，象铁箍箍紧了似的，走一步痛一阵，彷彿皮裂肉绽，实在难受。我蜷缩着身子，心想：如果不立即离开此地，今晚就会活活冻死。死，没有什么可怕，从入党那天起，自己就把生命全部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但是，白白冻死在山上是不值得的，應該找个有岩石或密林的地方休息。我打定主意后，忍住痛，轉头从山顶往下摸去。在山腰里找到了一个

岩洞，可是里而已經住了十多个同志，挤得满满的了，还有六个同志和我住不下。我們赶快摸到山脚下，在丛林旁边，找着一块較干的地方，拣来一堆干柴，用火鎗打着火，生旺了篝火，大家围着篝火坐下，身上这才暖和了些，但誰也睡不着。大家都用双手支撑着头，想着許多問題。这时，我心想：敌人是一群恶狼，絕不会輕輕放过我們的，今天天黑了算擺脫了敌人，明天天一亮，敌人一定会来搜山的，我們在这里待到大天亮，很可能陷入敌人的魔口。我边烤火边对大家說：“同志們，天亮敌人会来搜山，我們得在天亮以前，藏入深山密林中隐蔽起来才是。”大家議論了一会，都同意我的意見。于是我們就立刻用磁缸、磁盆挖雪溶水，煮了一点干馬肉充飢。

吃完馬肉以后，趁着天还没有亮，我們就离开了山脚。由于大家都非常疲累，剛走不远，不料，那六个同伴又改了主意，不愿意到山上去躲藏了，原来他們發現附近有一片茂盛的茅草，想藏到茅草里去。我覺得藏在茅草堆里很不保險，一旦被敌人发现，連个回旋的地方都沒有，就對他們說：“这里藏不得，很容易被敌人发覺，还是一齐到山腰上森林中，另找地方隐藏吧。”他們互相睨視一眼，又看了看茅草堆，滿不在乎的說：“行！行！敌人准搜不到这里！”他們坚持不上山，我只得独自一人离开他們，徑直地往山腰森林中走去。

山上森林濃密，古树參天，一片林海，阳光透不进稠密的枝叶，小雨也被枝叶擋住，落不下来，树底下不长茅

草，一片光禿禿的。只有积年累月腐烂的落叶，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这时，东方一片曙光，我借着晨光，东寻西找的寻找躲藏的好地方，忽然发现在我前面不远，有一棵横倒多年的大杉树，約有两搂多粗；直徑二尺多高，杉树的外壳已开始腐朽，两旁长滿茂密的两尺多高的杂草，掩盖着树干。我看这里是很好的隐蔽地方，就停了下来。

我紧挨着粗大的树干，将密草扒开一个缺口，然后匍匐在地，向后一縮就钻进草里，随手攀了一棵青叶茂密的树枝栽在缺口的地方，这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掩护物。

大概早晨八点钟的光景，由远而近傳来一陣陣刺耳的馬嘶声。敌人开始搜山了。一群穷凶极恶的馬匪，歪戴着大皮帽子，騎着馬，排着橫队，背着馬枪，舞动着馬刀，齐头并进，一面到处搜索，一面高声嚷着。不一会，躲藏在山腰茅草堆里的六个同志就被敌人搜出来被俘虏了。我隐隐约约地听到敌人在問他們什么話。

紧接着，敌人派了一連騎兵，排成橫队往山上搜来了。他們一面搜索，一面大声喊：“老乡，快出来吧，自动繳枪投降，不杀头，要不，搜到你，对你不客气呀！”

我心里想着，共产党员，絕不能繳枪投降！杀头吓不住人，怕杀头，我早就不参加共产党闹革命了。我仍然沉住气。匪兵們仿佛发觉了我似的，继续大声喊：“老乡，你快出来吧！再不出来，我要开枪啦！”

啊呀！莫非敌人发觉了我？这时，我全身的血液仿佛被狂风搅起的潮水，在血管里一个勁儿的翻腾。我再不能：